



1	4
1555	
4	





門 14  
號 1555  
卷 4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寓簡卷第六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暮

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終

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仄

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亦有所自蓋祖述新

室五均六筦之餘意也雖莽尚不能必行而介甫決

意行之

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腆貪冒之士不顧廉

寓簡卷六

一知不足齋叢書



恥至名執旗報信充廝役下陳號爲小底者亦欣然  
願爲之富民圖遷官恩例往往納直不貲清議不問  
也因讀退之韋丹墓銘載丹聘立新羅君長故事使  
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  
官丹獨辭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  
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世固已如此矣大凡  
作法於廉未必能繼作法於貪貪夫利之久遠不可  
革革之未幾必旋復也如韋丹安可復得之哉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愛人以姑息長

惡容姦以媚愚民而賈虛譽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  
勝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於閭巷小民  
凌犯士類善良受弊不得自伸此賊民之最甚者書  
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然  
則非道干譽與害民從欲者其惡均耳故聖人深戒  
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論也

張文潛言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  
多曉田里間事又不自尊大與民通情利病得以上  
達雖無峻整治狀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



公始建請舉縣令以革舊弊爲令多新進少年所臨  
斬斬曉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時雖有求於  
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田  
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予觀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  
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褚衣無帛以給  
有爲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  
服充物不毀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  
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

致詞曰某胥也而肆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  
禮曰祭器敝則埋之祭服敝則焚之冠雖敝不以薦  
履禮祀之服而可以爲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慚沮  
而止

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爲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爲結  
裏嗟乎學所以明道脩身而仕將以行志及民也以  
淺俗不根之學聲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科名則已  
了當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  
質巧佞卑汚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裏終身而



愛君憂國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脩身及民何時可  
哉子見士大夫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竊怪之而不  
敢闢也又干求舉狀云得文字一紙二紙可爲之羞  
縮

人臣脩身植德以俟天命窮達得喪付之於天曰是有  
命焉惟人主不可言命興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責  
命於天而歸過於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  
人事已去矣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  
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之於唐  
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  
矣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爲敵國  
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爲恩不能爲恩而至於反爲怨則以其  
不仁根於心者厚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  
與而理之所宜與又衆憐其急難哀矜而欲與於是  
斬而勿與能無怨乎雖終與也而加賈難焉是人雖  
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之



雖其所當得猶以爲恩也君子非欲邀譽而行小惠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勢有至亟不可以久遠期待者一受沮格則狼狽失所可無恤哉子有宗人官嶺外死家貧無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有法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予弔而知之爲請於州會州闕守而某人領帥事某人者小人尤不喜爲義事乃大書其牒曰會廣州廣州距洪五十餘程使暴露烈日中以待報此豈理也哉嗚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與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爲謀成功業在器度立名節在學識爲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拘故曰爲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愛不問也同功一體忌則殺之欺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也哉爲節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相之任千乘之國虧名教若毛髮許亟避去若罪讎有害至死亡在前衆人噤畏不敢端視苟可以立風節激貪懦尊名義昭大法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勸沮也垂世教者當貴先名節而賤後功業所以爲天下之大閑也



富貴卷六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  
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為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  
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儼薄浮華  
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用人亦不必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人望而臨事乃  
大謬者殷浩房琯之敗是也謝安適遇符堅天亡之  
日僅能却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虛名固  
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傅巖之野豈以人望為重哉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曉然明了則應之必易發之必

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也物  
至則中撓而外變矣凡處大事皆當易難易之易之  
奈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難惟無心於成敗  
禍福而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強求其必  
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  
外其知言哉

嗜利徇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富貴之禍富貴之  
福有限而富貴之禍無窮有限者得其華無窮者喪  
其實孰擇焉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於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可不與禮有可受有可不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

辱之是爲絕物不仁甚矣晉王脩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船遺之却去曰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彼以善意來勿受則已矣而戾氣以詬之是爲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斂而多費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



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汪彥章謫居永州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曾見范忠宣遷謫過郡時蒙引爲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且以語寬之未嘗有幾微見於色詞也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平持蓋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章惇所爲耶嗚呼有道者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福與

夫世之榮辱得喪一無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之區區則亦可憐矣

鄭顧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脫有英俠氣徽宗宣政間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流落而顧道晏然無求進之意李邦彥初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欲相薦爲從官於公意如何顧道徐曰望之世所簡弃相君方正位槐鼎畱意人材而欲取望之於閑冷之中以爲天子近臣於義夫何可辭雖然相君能容望之爲不然之客乃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客奈何顧道曰相君門



下士以百數其親疎賢不肖予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諛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規諫又從而稱譽從與之其害於政道必廣矣今使望之爲相君客得從容席間講明世務當衆人稱善與是之際獨正色抗聲而前曰不然相君某言逆於道又曰相君某事害於政廟堂議論天下治忽係焉願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之沒身於門下可也

何有於從官若以望之之言爲狂也則請從此辭弗敢復見雖然相君德量宏遠安知其不厭於柔佞之詞而樂於直亮之論也哉昔王茂宏之相晉元也每與客語輒一坐稱歎獨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茂宏弗爲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欲爲稷契周召其有不及茂宏者乎子歸姑以吾言卜之邦彥聞之雖不樂亦聳然加敬顧道光堯初爲吏部侍郎未幾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年九十餘終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



天應江海爲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  
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  
之季而河絕周室旣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  
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土無所  
演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災異疊見川原堙塞危  
亡之期近在朝夕蓋難以類言也

凡草木華實莖葉一發生之後歸於枯朽皆不能復生  
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  
性具焉名萬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強名之曰仁嗚呼

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  
之哉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狗  
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真爲尸氣所侵色  
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爲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  
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自照是也  
陰陽建除自是一家見於史記今歷亦用建除而不詳  
盡且如癸未日亥初初刻立秋卽當日亥時以前猶  
是六月節合作建日至亥初却還作閉日今歷便將



當日爲閉日非是凡涓選不可用也繆戾如此類至多未暇概舉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悞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辯其妄矣孔安國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爲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

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徑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澹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駘畜耳甘腐穢之食逐之弗去也



子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  
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  
不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身  
遠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吾君于天子身于  
人者無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  
則有命焉外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役做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  
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逮其回光反照了無  
一事爲己者茫茫然畢竟何爲喪吾真以從人好真

可憫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他閑事也予  
嘗謂敝衣無所愛便於臥起而免矜持菲食無所費  
適於飢飽而亡貪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省土  
木小官無所戀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乎華服以侈  
外觀而無所順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  
高明之居專富獨處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失  
苟得而無所康於民者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喪吾  
真以從人好了無一事爲己者也

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違



情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違物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君子當知命知時時不可爲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君子去之謂命也況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事成敗天也吾人也當與天爭勝乎

每閉閣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睡心與天遊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不處無令一眼睫許

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羣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脩心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遊觀亦且暫置非惟省事聊遠悔吝真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如爲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飢寒飽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爲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况



世路方艱惟退藏爲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  
閉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  
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閒曠遠之趣  
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畱  
也

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躁進而得之  
者有以謙靜安閒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無非  
命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恬退之全節免禍也  
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時任運而

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  
不優於血指汗顏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矣  
傳曰禍莫大於無禍又曰擇禍莫若輕其是之謂乎  
予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無有寂寞之歎者也  
以飢爲飽如以退爲進乎飢非餒也不及飽耳已飢而  
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寓簡卷第六







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  
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為陽陽主晝  
自昴至心為陰陰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  
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  
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矣漏傳不止  
氣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身而氣之運行上與天  
合可無貴哉有能攝心靜坐盡一晝夜默數一萬三  
千五百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澄諸念覺識煩動  
淨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至真之氣與陽俱昇

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日新不已於長生久視乎何有凡一時計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右子沈子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則長生氣與天終始周流一身中廓為遍八極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氣行無

間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

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因閒坐有所得云隨順公緣等於覺觀

凡人為善不當望報且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得



脫死就生何從識救我者爲某人天地神明雖云疎而不失亦何曾事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由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種自然生出善果故凡爲善不望報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學所謂我說法要譬彼天澤益使善根益得滋長耳東坡云世無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於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貧甚久雨遂至絕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爲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



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爲也

諸器世間惟無形者有大功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虛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水水之力不能勝火火之力不能勝風風居四之下獨爲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虛而無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處善樂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儉居身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徽正

道動則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則凶險危道動輒致災居之不可安者吾當擇焉富貴亦於是貧賤亦於是至哉安乎

心之爲字蓋覆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抑而下之此制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水字篆文三卽坎三卦也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會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悛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寶平酒譜陸羽茶經段柯古髻鬢品韓渥北里志溫庭筠靚妝



錄李習之五木經柳宗直樗蒲志彈碁經南卓羯鼓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尙多又如房千里葉子格趙明遠彩選雖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劉原父以漢官儀爲彩選可以溫故使後生識汙家憲令有益學者  
南山一頃豆竟於危身東陵十畝瓜終以避世名利之心有盡未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農失業士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土崩之勢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勝

學佛者以無生法忍成道忍固難也然忍其可忍者耳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難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言語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於晝

內經素問黃帝之遺書也學者不習其讀以爲醫之一藝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譌脫錯亂失其本經子刪取其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之手書而藏之若其鍼石熯灸之術非所能者



姑置之

素問敘五運平氣與太過不及之紀金之平氣曰審平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微不能為政但隨氣所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氣也此與洪範不同或者素問為是

王砥注素問敘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歷書所無又以桃始華為小桃華王瓜生為赤箭生苦菜秀為吳葵榮戊寅元歷皆有之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寶天真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性之誠二者相為用而一也聖人以無為體以有為機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者至矣聖人以無用為基以有用為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無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為用非常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離其體氣專輔其神神氣上下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為體天真者元性也心以性為神神以心為用其動在機機動



則萬化應應則蕩蕩則著於欲著於欲者爲情情生則神亡其真故神氣不可離也人能以空入性混於杳冥寂然而起則運用變化全其妙矣應靜而靜靜中有神應寂而寂寂中有真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至理盡矣養生之要不外是矣

莊子言知北遊玄水問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爲謂不答也又問狂屈狂屈曰唉予將語若而忘之矣又問於黃帝帝曰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始得之矣彼無

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少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獨無言初祖以爲得吾髓三十一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獨曰無言說離答問而淨名獨默然者蓋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欲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無言之言非復問答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

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種種念慮則本來面目應時自見何在將心役心號爲脩證而後得之所謂思盡



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者也

惟達者能通性命之情微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佛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圓覺自性也

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謂圓覺為性則可謂

性為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不在也孟子道

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

豈足以盡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為逆境而子輿子曰得

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為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

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

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

者是或一道也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又殊言我真

文殊無是文殊若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

葉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無可擴者若真文殊何得有

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真

支道林說道遙遊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

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為累忘言可



矣奚以數千萬言爲哉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真長曰道人何以遊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別未免於自縛也

古老尊宿語言問答之間未嘗覲面交談也而說法度人千里同音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者能之耶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師云我今日

勞倦不能爲汝說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昏不能爲汝說麻谷見章敬遶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際如前語際云與我過蒲團來接得亦打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二三子之談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鎔金一範更無餘巧然則所謂禪者可誣也哉



宣龍卷十  
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  
何接得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  
昧他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  
得佛法無靈驗子觀楞嚴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  
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菟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  
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  
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定盡得寂聲聞摩訶迦  
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也  
哉

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  
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

二十七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之人  
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固  
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妙於此矣

古老尊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能  
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原學者粗可  
曉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內  
童子曰某念者著什麼處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求



富能卷十  
心了不可得曰吾與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脫法門僧  
璨曰誰縛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善  
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實  
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相  
作麼或問邪正曰心逐物爲邪物隨心爲正白樂天  
問何以修心曰心無損傷云何要修李渤疑芥子納  
須彌智常云人言使君讀萬卷書身如椰子大萬卷  
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惑  
汝聽他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垢汝問涅槃盤曰誰將生

死與汝大顛問石頭何者是心曰將心來曰無心可  
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龍潭以餅餉天皇常留一餅  
反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答僧念經雲居問念  
者什麼經曰維摩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嚴  
陽尊者問本來無一物趙州云放下著曰本來無一  
物放下个什麼曰恁麼則擔取去或問得个什麼卽  
休歇去答曰汝得个什麼卽不休歇去是或可以推  
求妙處然猶未免隔津也

佛言瞋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



兵殺氣飛動故有地獄甚矣瞋忿躁怒之害於性而禍於身也真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義自言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滄山謂香巖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先師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言一切非真學道者貴於自得求其自得亦無所得乃少近耳

學佛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隨順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同流觀塵成就以此羣塵迷心從物墮於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盜淫貪嗔之過也而亡失知見違背圓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爲道而不能遠於物難矣哉

見聞覺知湛不搖處念念受熏有何籌算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夫妄念之纏於心如木之逝未嘗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無時得滅況沈著於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學道乎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賢  
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寶坊爲大道場示  
現聖像或出真身變化神異如海山孤絕處如峨眉  
山如清涼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得未  
曾有而佛自滅度後獨無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得  
其理

老子出關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域天竺在  
邛西才二千里豈古柱史所歸耶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證如此  
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  
夫淨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無畱朕如  
水中月不可執捉如空中雲無所畱礙雖八萬四千  
鞞陀謂之未嘗說可也雖寂然無聲謂之未嘗默可  
也無說無默無亦無也有無非無有有非有非言所  
及也

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猶有覺礙過患至於如來照了  
諸相猶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若夫居一切時不起妄  
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



知不辯真實吾則不知其爲何人如此隨順覺性也  
學佛者云智與師齊滅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予  
謂士之學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於文章語言須  
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得脚住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蓮  
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疎勒天龍天音聲人非  
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地  
觀虛空一切藥草因總覺西園韋陀典其名雜見諸  
經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

取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盡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綸萬物之叢脞莫不有定數佛氏發明  
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  
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鵠白鳥玄皆了元因又自在  
主童子修學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量沙聚悉  
知顆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種種差別然則非  
有本因定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於數無有隱顯  
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  
夫孰有出於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第七

寓簡卷第八

寓山沈 作喆 明遠 纂

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  
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  
生嗔却怕後生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為館職與公書曰巧  
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  
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以



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照不可  
掩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爲忠而以揚雄劇  
秦美新爲美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  
逆爲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熿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啟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  
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  
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熿父子  
怒以爲輕已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至終身不得

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  
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  
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  
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  
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  
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  
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  
左右顧子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



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間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異  
之文真為時而出也公異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  
過矣今日為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尚  
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眾其言振震音子萬童丹首玄製桃

弧棘矢所發無泉音飛礫雨散剛癰音必斃煌火馳

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所交切

螭魅斲獮癸事切狂斬蛟自危蛇免斯切腦方良囚耕父

於清泠溺女魑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殪煙計切野仲

而穢游光八靈為之震懼况魑音蛟音與畢方度朔

作梗音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七刃切索羣目察區

陬祖婁切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此文雖多物

彪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公異作內中大儼文云云

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程子山紹興初為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

曰為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邗人以能自狀也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荅謝朓曰金丸初落曾見給

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



解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王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別  
牋所示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少年應科目  
時記錄名數沿革等大畧與應舉者同耳亦有少節  
目文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  
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  
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  
讀之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  
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

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  
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  
之他皆做此此雖似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  
涉獵者不可同日而□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承下問不敢不盡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此豈膚淺  
求速成苟簡無根柢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學  
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市山予時欲求試博學宏詞  
石林勉予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畱心制科工夫他日



學成便爲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予以所編  
方略又極論修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有  
人習大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義  
中題目元均曰曾見博士周生烈傳中亦有一二好  
題合入編次其人駭未嘗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而  
示之其人慚自以未始學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其  
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暗曰疑曰頑曰合音合曰  
揭曰拆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予曰暗者何也曰  
明暗皆言數也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

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目字中不見數  
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焉此最難測度若明數則如  
旣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曰疑者何也曰堯舜湯  
禹所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傳高  
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樂宮中謁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四  
有一貢禹  
人各職一時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杜  
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  
儒林之後莫及也此爲最巧曰頑者何也曰形勢不



如德是也意思語言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

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著雖東坡猶惑之故論

備舉諸處以該之也廷博按十字但論其四此處疑有脫文既而歎曰

此學殆廢絕矣吾子勉之或能振舉百年之墜典也

子懶惰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稱石林之遺

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庶不全負石林所期耳

為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

若華靡淫豔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

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

質博溺心者豈特為儒之病哉文為文之弊也

作世俗應用之文當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遣

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然清

明灼彼羣昏餘語皆不記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子為岳侯作

謝表有云功狀茂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

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人之為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為善矣有為利而

為善有為名而為善有望報而為善其去為惡無幾



矣

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進慎勿出聲便接管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也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省節語言葆惜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怒叱罵則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輒發不能小忍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故爲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淨盡無

所願望矣然猶未能忘者尚願逢出世師得安樂法真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靜步履輕健寢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臥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動靜當要深思得失不須先慮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子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  
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略無少異以此  
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蓋塵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廬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暴  
至山川震動大木盡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  
於岸旁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搖動欲飛去瓦聲珊  
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  
羣山天色昏曠濛濛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烟開  
雲霽峯岫層出重疊秀潤若未嘗有雲物風雨也因

浩然歎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謀  
強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將與造化爭長雄也豈  
不殆哉

幼時故老爲予言汴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華  
煥騎從傳呼甚寵觀聽莫不歆豔也有富人居通衢  
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不願爲官後房聲色侈麗  
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廳事未嘗與士大夫相接亦  
喜讀書議論自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  
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



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補益堂堂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輩宜循分守母妄意功名勢位則當終身無求享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衮衣繡裳世俗以爲榮吾不與易也子沈子曰是蓋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

吾爲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屠戮如狗彘夫以非材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

息而況於人乎況爲非道者乎

客語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無憔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嫉惡爲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爲之人莫樂於嗜慾而予覺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獨寢其視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爲難而況貧賤者曾足以動吾心乎

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



涉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  
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予行信州豐城欲訪靈鷲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旁  
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  
襪襖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有  
飯客所餘肉餅爾姑餒之農夫欣然懷之而出主人  
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啖麤飯耳此盛饌我作  
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  
予聆其言竦然爲起歎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

由學問而能然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之  
故不能充其性耳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  
姓王氏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狎漚是也物之無心亦能使  
人忘心觀水與月塵慮亦爲之澄靜也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  
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  
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  
旨駭一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



猶在。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  
紆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  
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  
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  
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  
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  
曰有是哉吾昔若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  
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  
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

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劔履無差焉二  
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  
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  
古曲遺聲聞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秘藏詔使上之  
得黃帝鹽荔支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來獻其聲古  
樸棄不用而荔支香音節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  
蓋明皇爲太真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  
殿會南方進荔支因以爲名者也中原破後此聲不



寓簡卷八  
復存矣又傳舊宮廟臺門屹立中天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鐵礎重各千鈞堵門不得妄啟遇國家出大兵有所征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兵出幾萬則啟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武士舉鐵礎塞門如故從有廟來如此皆莫知其所謂也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廢矣

寓簡卷第八

寓簡卷第九

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已  
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  
倏不見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  
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園  
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錐又與一故席帽合於揚



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  
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  
者求一个不可得張景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  
多則官愈進舅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  
慎雖貴而貧死忽復生日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  
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李文饒一  
生食萬羊而世有終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  
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若  
甕者攀援視之有黃金滿中而欹側將傾地上遺錢

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大石盡力堵甕甚安密  
記其處因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將勦力盡取  
焉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傍有老翁語之曰此神所  
祕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傭汝堵甕耳  
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物示見將以  
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爲戲也雨斷渭橋路雷轟  
薦福碑信有之矣

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  
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



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  
溺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又子  
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  
如軍行數萬騎者洵湧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旌  
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偶閱宋  
史見其所載尉廩漕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  
竅中通騎馬往來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  
何所不有哉

唐時猶有神仙劍客俠士遊於世如非非子夜半擊劉  
從諫斷其護項玉璞聶隱娘竊取劉昌裔臥內厭禳  
金奩王敬弘小僕夜半入長安城取繡囊琵琶因獲  
禁中玉枕三鬟女子取潘將軍玉念珠於慈恩塔相  
輪上皆受劍術爲俠尚氣報怨者近世不復見亦無  
傳焉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  
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妝欲半輒止未嘗覓也年十  
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幄  
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



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畱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雷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祕之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河竒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瓠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

空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名曰浮玉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視之信然雖大水泛溢高岸皆淪溺而洲不沒旱歲溪流益減沙石俱露而此洲不增高也亦靈州之類歟天地之間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或云潤州金山下郭景純墓亦然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



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已  
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  
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寧節  
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石見蔡京爲言  
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  
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  
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  
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爲監察御史乎請字言  
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

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  
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  
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已時  
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  
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爲  
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  
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  
人竇蓄攜來京師見中人梁師成師成歎曰此神物



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廙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煥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習熟易爲工不作難也子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能

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允謹家法白馬公崔弘工衛瓘體其家亦多名翰浩爲最善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已王筠自敘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矣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比擬取諸物象殆盡其妙如爲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鵠遊天羣鳥



戲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張芝如漢武好  
道馮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爲夫人舉止羞繆終不  
似真蕭子雲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荆軻負劍鋒力  
難當李鎮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  
弟縱復不端爽有一種風流氣力獻之如河間少年  
舉體沓拖不可奈何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  
阮妍如貴遊失品不復排斥英賢王褒悽斷風流勢  
不稱貌師宜官如朋羽未息舉翮自退陶隱居如吳  
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格峭拔吳施如新亭倡人一

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袁宏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  
縮張斯如辯士對揚獨語不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  
衛夫人如玉壺冰瑤臺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逸少  
飛白霧縠卷舒烟空照灼索靖草書絕世名曰虵尾  
銀鈎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又謂  
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  
入草懷素得古釵腳魯公得屋漏痕竇冀謂李斯釵  
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惟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  
奇或類滑稽可喜又有韋續九品書李嗣真書評等



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嘗用掘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  
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  
書第三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不  
讓略無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爲不忌嫉臣下  
故也書小伎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  
情避禍者況天下事治亂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  
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  
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

變其體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  
爲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  
向上轉身一路也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  
全不毀琢治之爲方研愈薄而益堅穎膩而廉密入  
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真奇物  
也世所傳用厚若磚而燥者皆僞物也

韓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  
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予歸公又



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  
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  
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  
予人退之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  
往往耳剽不識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局  
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  
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睚眦側媚之態惟恐其  
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  
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  
猶不失正體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  
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  
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  
像逍遙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  
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  
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爲之也  
亦想見其梗概云耳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容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霑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諸物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爲然哉爲文亦猶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於翰墨嘗病戈法難精乃作戠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戠字戈法乃逼真太宗驚歎學之精鑒之明乃至於此作字尚爾況於脩身學道爲國爲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莽姑息而爲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哉可謂入神矣

曾南豐跋漢武都太守李翕郾閣西狹頌稱翕嘗令澠池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子固云近



富貴卷九  
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畫有存於八帛幅紙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子固之說云爾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耶凡畫之妙欲得其神觀耳刻之於石則如影耳猶可以概見其髣髴而已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廄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倣儻權奇化若鬼龍爲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於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臯賞其神俊而遺其牝牡元黃者得此道也

唐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



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予謂琛之言豈特畫  
哉蓋亦為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目視耳  
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言  
矣

寓簡卷第九

寓簡卷第十

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草木之最香者如沈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金顏薝蔔  
薔薇素馨末利雞舌之屬皆產於嶺表海南南遷集  
云雷化已南山多苓匕藿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  
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性味甘而臭香  
其在南方乘火之主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  
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  
下未嘗有及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古人固



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沈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史稱林邑國產沈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剝落殆盡其堅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爲沈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沈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觀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真臘三佛齊大食等國而林邑天竺單于無聞焉豈歲久土氣變遷或者所產不富抑又蕃舶之征過於侵刻遂不復至中華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真臘真臘之

又善者曰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子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斲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烈抵暮中邊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而



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蠹螿蚯蚓荐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他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撥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專尚奇麗吾爲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翦剔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而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花盡力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勝天者

耶故吾視花有慚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諷之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西晉崔豹嘗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荅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可謂敏矣

梁張率不治生事嘗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京旣至遂耗太半問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詰問沈存中嘗遊會稽登天寧寺觀鰻井井水之虧盈日與海潮相應中有靈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



之與客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殿柱然客曰好麤鰻  
子謂張率載米之僮正用著天寧之鰻也

酒客爲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復語如云迢迢良  
夜惜分飛是清宵離清宵離者青消梨也又云黃鳥  
避人穿竹去是山鷲逃山鷲逃者山櫻桃也又云芰  
荷翻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但恨  
語太俗羣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報曰絕  
地天通通天地人或人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

千首多埋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嘗出入禁中善作臨  
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爲謔以調時人之一笑  
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  
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  
皇大喜置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爲臨江仙詞以  
高字爲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  
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爲韻  
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  
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



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  
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爲詩因進詩上皇稱善  
顧謂俊臣曰汝可爲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  
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  
个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慍見譖俊臣漏泄  
禁中語責爲越州鈐轄太守王巖聞其名置酒待之  
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敘其寥落之狀末云  
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  
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反氣難近豐甫令乞詞

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又  
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  
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  
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人  
以東坡爲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  
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  
僻也

貢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瞻裋褐不



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萬  
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  
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雋尚氣好直言而士曹  
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  
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  
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  
受命誇炫甚喜目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  
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

無不絕倒王慚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蘇頌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  
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爲非類但有雄聲  
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謔  
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云  
蔡襄無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爲虐  
矣機到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  
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



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  
年數百歲耳

高宗七夕內宴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應  
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題道暮雨芳塵輕灑蓋  
柳永詞也天顏爲一笑

西域胡人自言其國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宛在  
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額微高精采照人或謂  
曰爛爛如崑下電明皇時蕃胡入見伶人譏其貌不  
能堪相與泣訴於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淚桔槔

打不出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襪出謁無名子  
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隔  
句云行到暗碧褥前必言吾過矣吾過矣坐向退光  
閣內則稱某在斯某在斯

西安諸江多名士有江漢字朝宗買奴適姓于因命之  
曰于海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也其好戲謔如此

常州有州學生夜盜僧寺狗烹之僧訴於州守以其士  
類也謂曰汝能爲盜狗賦可觀者當貰汝罪生日能  
守命小賦押偷字生應聲曰僧實無義狗誠可偷罷



佛宮之夜吠充儒館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  
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笑釋之耳

以文章書語爲酒令如醉鄉日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  
聞巧發應機之敏黃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  
遇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多云  
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  
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玉白珀  
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荅黃  
遽云僕當秦代以來力勅正塾如何蓋其聲大似蒸

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

偽齊劉豫旣僭位大饗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  
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  
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卽位  
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真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  
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  
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者  
爲題此生荅義云宵行之爲患也大矣凡盜賊姦淫



羣飲爲過惡者白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發  
蹤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  
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  
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  
以宰予晝寢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  
乃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  
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爲大笑而罷

嘉靖己酉春正月館童凌定摹 門生秦汝操鈔本

共九十六葉

此編鈔之已二十三年矣始借門生華水部所得宋  
刻本讎校一過乙其誤舛數百字方爲全書藏之茶  
夢閣上爲老境消閒之具同志者見之必嘉余清癖  
也書已一笑隆慶辛未冬十月二十三日皇山七十  
七翁姚咨漫志

右宋沈寓山先生著先生名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  
相該之姪紹興五年汪應辰榜進士嘗爲江西漕屬  
以哀扇工詩忤洪帥魏良臣陷以深文奪三官以歸  
故是書首著以詩獲罪之論而於第八卷中亦微及



寓簡卷一  
其事焉先生嘗從人使金又自言曾宦維揚及爲岳  
侯作謝表其他行事無可考見所著寓山集三十卷  
已意及南北國語各若干卷俱佚不傳惟哀扇工歌  
載周昭禮清波別志然諱之曰寓客甲子證以梅磻  
詩話直齋書錄解題而始曉然也是書間有鈔傳亦  
鮮善本前明畢孟侯叔昭昆季所刊尤多脫誤甚或  
點竄原文并分段落繆本流傳徒增古書一厄耳此  
本爲嘉隆間無錫姚舜咨先生舊藏曾經宋槧勘定  
丹黃滿卷手識如新所謂讀書者之藏書也郁君佩

先得自小山堂趙氏始獲盡刊畢本之誤俾予刻入  
叢書以還舊觀當亦好古者所共快云

乾隆乙未六月十有三日歙長塘鮑廷博以文氏識

寓簡卷第十終



附錄

清波別志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於連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

秩滿就須新任之次間賦哀扇工歌曰某州按宋詩紀事作黃州

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因追捕使君開府未浹旬次載

綸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翦裁百中無一中程度

鐮柄出蟲魚麝煤薰紙生烟霧蔽山老姥羞翰墨漢官

徒入掩純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拳不知數供輸

不辨筆楚頰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聞嗚呼



何以慰黎庶聞道國家賣菜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  
亟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  
投緘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僱弟兄  
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嫗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  
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  
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詩旣出時方更化深懲  
告訐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旦有睽輿訛致是某固  
未有以發之也屬有訴甲前任貪墨事乃置獄獄具坐  
法除籍一斥不復而卒議者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

吟之體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梅磧詩話

沈作誥字明遠吳興人守約丞相之姪自號寓山登紹  
興進士第嘗爲江右漕屬作哀扇工詩撥怒洪帥魏道  
弼据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其後從人使金南澗韓无咎  
遺之詩曰但如王粲賦從軍莫爲班姬詠團扇有旨哉  
洪有士子與寓山往來極款洽一日侵晨來訪寓山猶  
在寢遂徑造書室翻篋中紙詩稿在焉由是達魏之聽  
陳直齋吳興氏族志云哀扇工詩罵而非諷非言之者







